



秦朔：中国资本，向何处去？



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



自去年 12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，这七八个月间，中国商界尤其是互联网平台、教培等领域的变化，不可谓不剧烈。很多朋友也问我，对这些问题怎么看。

关于资本，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梳理这一概念的历史时，引用过 14 到 15 世纪的布道词中的说法，“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，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”。资本天然具有扩张性，追求的是繁衍不息。

资本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。1997 年，党的十五大提出“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”“允许和鼓励资本、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”。

2019年，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，“健全劳动、资本、土地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、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、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”。

可见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经济中，资本自有一席之地。资本市场也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我对企业界的朋友们说，现在反的是垄断，不是资本；防止的是资本无序扩张，不是资本有序扩张和健康发展。

那么垄断该不该反？资本有没有无序扩张的问题？问问消费者、上下游、竞争对手等等，肯定是有的。个别企业的嚣张甚至有些忍无可忍。

并不是不支持资本，创新资本、生产性资本、良心资本、有责任的资本、环境友好型和社会友好型的资本，并没有感到什么束缚。

科创板从提出到设立，只用了9个多月，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家上市交易，有的连收入都没有，也可以上市。2018年，宁德时代在A股IPO，从招股书披露到IPO成功过会，仅用时24天，成为继工业富联（36天）和药明康德（50天）后，又一快速上会的A股制造业龙头。以市值计，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的最新财富已经超过了马化腾和马云，但没有听到过谁说应该抑制。

但某些资本，确实遇到了天花板。

客观地说，互联网平台的创业者，基本都是在阳光下白手起家，和权力资本、寻租套利型资本有着根本区别，并不属于被抑制的对象。但他们

有没有值得反思、自省的问题呢？

这里不谈具体的现象，仅仅谈一下互联网平台对外部的态度问题。

不止一位从跨国公司跳到互联网平台的职业经理人对我说，这里的激情、灵活、创新、激励，让人印象深刻，“但有些说法，听了内心也常常不安，比如‘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，创新都是从打破条条框框开始的’。似乎现有的管制都是落后的，所以打破它乃是一种光荣。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，但久而久之，企业会形成一种文化，提到监管就看不惯，内心抵制，该遵循的也不以为然，这就会埋下隐患。”

也有政府官员告诉我，某某互联网平台存在违规，被政府约谈。“约谈时，他们承诺的很好，保证如何如何改进。但一回去，还是按原来的路子走，甚至给上面的部门写材料，说地方政府阻碍他们创业、创新，不支持新生事物发展。难道支持新生事物就是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把现有秩序都打破，一地鸡毛都由我们收拾，还要落个‘僵化落后’的名声。”

还有投资者说，他们入股某平台时，曾经提出如何保证合规的问题。但平台的回答是：“我们有关系，不会真的揪住不放的。再说，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。”

这些资本，如果早一点觉悟，多一些谦卑，可能不会是今天的结局。

新华社前几天针对股市波动发表了一篇评论，指出，无论是针对平台经济还是校外培训机构，这些监管政策，并非是针对相关行业的限制和打

压，而是“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、维护网络数据安全和保障社会民生的重要举措”。





互联网经济是中国过去十几、二十年发展的亮点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善莫大焉。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家的广阔视野、创新实践、学习能力，也丰富了整个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。

过去这些年，基于商业史研究，我一直在呼吁，互联网公司不仅要有创新的扩张，也要有谦卑的自觉，有在行业竞争中更为友好与负责的态度，有对企业和社会关系的恰当理解。

我在之前写的不少文章中，都讲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前 20 年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。这场运动标志着“自由的资本主义”转变为“有管理的资本主义”。

西奥多·罗斯福总统是进步主义的代表性人物。他的改革集中在三个方面，一是打击由少数金融和工业大亨制造的垄断，二是扩大政府对经济和生活的调控权，三是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保护。

在他任内，数十家托拉斯企业被诉讼，解散了牛肉托拉斯、石油托拉斯和烟草托拉斯等等。他被称为“托拉斯爆破手”，也被认为是“全面理解自然资源保护问题的第一人”。

西奥多·罗斯福认为，国家的危害，一是暴民，二是胡作非为的大财主。1902 年，他下令总检察长对北方证券公司提出起诉，最高法院最终以 5 票对 4 票的裁决支持了联邦政府。华尔街为之震动。1903 年，联邦政府设立

“商业和劳工部”，其中有一个公司局，专门负责调查各州际公司的经营和行为。

西奥多·罗斯福说：“集权化已经出现在企业中，如果为了公众的利益想要控制这些不负责的外在权力，那么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控制它，即把充分的控制权给予一个有能力运用这种权力的主权体——联邦政府。”

政府调控权扩大的首次突破，是把监督范围扩大到劳资关系方面。

1902年5月，美国爆发无烟煤矿工人大罢工，要求解决过冬取暖问题。过去，政府很少出面干预劳资双方矛盾。但西奥多·罗斯福打破常规，出面调停。当煤矿主要求政府动用军队迫使工人停止罢工时，被激怒的西奥多·罗斯福说，他准备动用军队去剥夺煤矿主的所有权，然后由军队来生产无烟煤。最后资方同意和解。

上述例子说明，一国的经济，不可能离开政府有形的手。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，政府之手用的多还是用的少、用的好还是用的不好的问题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里根推行以减税和放松管制为标志的经济改革，曾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4066

